

港大，我為你哭泣

□香港大學校友 魏靖汶

【讀者來稿】

記得還未進入港大前，我和爸媽在那次暑假來到港大。是一種敬仰之情吧。上了大坡，一眼就能看見那道門框，上面寫着個大字——香港大學。當時那裡還有很多內地的家長和孩子遠道而來。這種同衆效應，不約而同的，想來也特別。這或許是十年前，對於內地剛剛開放港校招生不久的那種憧憬和寄託吧。香港，總有一種魅力，讓我們有了移居他鄉的勇氣和遐想，希望這個社會是人生的一個嶄新開始；港大，總是一個嚮往，讓我們有了信心和榮耀，希望這所大學是人生的一座寶貴殿堂。

不知道從何時起，我努力想融入香港社會，這種努力來自父母的叮囑，同學的熱心，還有自己的信心。多少個春秋，日日夜夜的努力；多少個初夏，百感交集的等待；多少個中秋，千里之外，我們不能和家人團圓，卻依舊拭去電話那頭的淚水，覺得這是一份新的幸福。而這一切好似漸漸又成為了逆鱗，不知是我錯了，還是我不適合？我來到香港念書，看到這裡的是是非非真是精彩，也分外好奇，有從未有過的感覺。於是，開始涉足，開始思考，開始困惑，經歷歲歲朝朝便產生了暗湧。不知道這是否代表我們這一代新港人作為港漂的心酸，一直被嘲諷：想生根，就要先脫掉漂的帽子。可為何我們脫不了這個「緊箍咒」，是我們不情願，是我們不夠優秀，還是這裡

的土壤不適合我們生根發芽？不，也許是更為複雜的內心情感和現實條件。

記得2008年，家家戶戶都圍坐在電視機旁觀看北京奧運開幕式。對中國人來說，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那時，我們不但看到每一個國家代表隊伴隨着中國傳統與時代相結合的旋律英姿矯健，更聽到寬闊的「鳥巢」中，每一個國家隊出場時那參差不齊的歡呼聲。記得很清楚，當播音員念出：「Hong Kong, China!」全場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還出現了許許多多的觀眾手持五星紅旗和紫荊區旗在風中搖曳，幸福的陶醉着，嘴裡像是唱着什麼，應該是《始終有你》，應該是《東方之珠》，應該是《獅子山下》。這一刻，感到香港就在每一個國人的心中脈動，在每一次中國的正能量中迸發着。大家都祝福香港好，大家都希望中國是一個團圓的家，人人幸福安康。

故事的由來，本是一首動人的香江情，而當我們踏入其中時，多少年的汗水與期待卻盼來了離譜的演奏。**當我看到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卑劣手段時，我看到了「文革」的亡靈死而復生；當我想起「明德格物」這四個字時，它好似和我們這個時代漸行漸遠；當我讀到百年校園的歷史時，就如同少林寺的藏經閣被大火毀於一旦；當社會被撕裂的時候，我們內心那份對香港獨特的愛也被无情的撕裂了。**如今，那銅鑼的「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依然擺在校園門口，卻已鏽跡斑斑。看上去沒有太多人去重視，讓它野蠻生長，讓它黯然神傷。

反對派本質「抗中」冥頑不靈

□桂 松

【有話要說】

反對派的本質是「抗中」，二三十年來，從沒有改變。對其頑固性千萬不要低估，否則便會犯錯誤。否決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中央決定而制定的政改方案，是百分之百的「抗中」表現。他們聲稱「擁護『一國兩制』」，完全是謊言，絕對不能相信。基於「抗中」，他們明知政改方案獲得六成以上市民的支持，仍然踐踏民意，這不是刻意與民衆作對嗎？如此頑劣，乃因他們認定政改方案不利於他們參選行政長官。說白一些，只有他們有機會參選，那才是真普選，他們就是要政改方案為他們度身訂造。中央早已明言，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道理非常簡單：只有愛國愛港的行政長官，才能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案和基本法；這不但有益於國家，也確保香港長久的穩定繁榮，這是包括七百萬港人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如果是愛國愛港者，如果真正希望香港興旺發展，政通人和，怎會與中央對着幹，刻意與特區政府頂牛，弄得政局十分混亂，人心惶惑不安？老實說，若不是這些反對派「搞搞震」，香港早已太平盛世。這些年來，祖國發展一日千里，國運亨通，國際交往頻密，香港背靠國家，自然商機處處，大有裨益。可惡的是，反對派偏要搞破壞，從中作梗，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猶自樂此不疲，真是罪孽。反對派參政，旨在參與或取得對香港的管治權。對

所有的從政者來說，有此願望，本來無可厚非。可是他們卻偏要「抗中」，甚至幻想可以成功，因為他們認為最終可以迫使中央讓步。這不只是奢望，而且腦袋發昏。要中央政府支持一個與中央對抗的地方政府，這樣的先例，試問在哪裡出現過？猶自發這樣的白日夢，能不令人感到驚奇？否決政改之後，他們繼續其不合作運動，最明顯的就是在立法會拉布或姑息拉布，破壞政府施政的正常程序，使創新及科技局遲遲不能成立，民生備受影響。劣跡斑斑，莫此爲甚！他們就是以自己的所作所爲，證明自己是折不折不扣的搗亂分子。他們竟然以得意洋洋的姿態，愚弄廣大市民，玩弄民衆於股掌之上。可以肯定，如此頑劣的人，今後還會變本加厲，蠻幹下去，以搞亂社會爲快。對此市民確實需要睜大眼睛，看穿他們的真面目，千萬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千萬不要對他們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否則就會上大當，吃大虧。他們這一夥人並不團結，表現亦不相同，有的十分極端，有的較爲「溫和」。極端固然使人憎惡，「溫和」是否可取，還要看實質。倘若表面上「溫和」，卻在原則上「抗中」，違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仍然是十分錯誤的。否決政改方案，表明他們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一致對抗中央和特區政府，背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一點也不溫和。我們必須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提高政策和策略水平，在未來的歲月，擊敗反對派的陰謀，擴大團結面，維護社會的穩定繁榮。

青少年應把握機遇認識國家

□李鎔麟

【港事港心】

8月5日是一個特殊的日子，由本港多個青少年制服團體聯合舉辦的「同心同根萬里行2015」，啓程前往北京和湖北省恩施市，展開九天八夜的交流之旅。在北京期間，交流團將參加一系列的訪問交流活動，包括天安門廣場的升國旗儀式，以及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大型交流活動。在湖北期間，交流團還將領略當地獨特的社會風俗及自然景觀，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同心同根萬里行」自2002年舉辦以來，已有數以千計的本港青少年北上內地參觀訪問。相信每一年的活動，都能令本港青年大開眼界，增進對國家的了解和認同，但這還遠遠不夠。衆所周知，去年以來的佔領行動，以及今年圍繞政改方案、自由行、水貨客等議題的爭拗，令本港青少年對內地、對內地居民的隔閡加深。再加上現時極少數傳媒的選擇性報道，令不少香港青年對國家的認知產生了嚴重偏差，導致不少青少年對內地交流望而卻步。現時國家經濟發展一躍千里，轟轟烈烈的深層次改革，令內地社會出現了新變化。伴隨着自由貿易區的設計及「一帶一路」戰略的啓動，亦讓更多內地青年加入創業大軍。反觀香港，受困於傳統的四大支柱产业，新興產業發展受限，中小企業生存艱難，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年輕人對現實失望，對未來無望。如何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建議本港年輕

人不妨多去內地走一走，看一看，開拓視野之餘，也有機會發現前景廣闊的事業機會。除了開拓眼界，亦要讓年輕人學會理性務實。現時的年輕人，關心社會議題，敢於表達自己觀點及建議，這是好事，但關鍵是用什麼方式，用什麼立場去表達。早前港大學生會因為不滿校方對甄選副校長的決定而衝擊校委會會議，就是典型的無理取鬧，嘩衆取寵。假設一家公司對外招聘副總裁，開會討論期間被一班不滿副總裁任命的員工干擾甚至中斷會議，將是多麼的幼稚及可笑！本港青少年的獨立思考及創新意識很強，值得內地青少年學習；但與此同時，本港青少年亦應借鑒內地青少年在複雜艱難的環境中樂觀向上，理性務實的精神。無論社會發展如何變幻莫測，唯有務實、拚搏才是人生制勝的法寶。「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希望參加是次「同心同根萬里行」活動的本港青少年朋友能夠把握機遇，了解我們的國家，結識更多的內地青少年朋友，爲自己未來的事業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亦希望本港各界人士更夠帶領更多青少年赴內地參觀交流，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更全面的認識國家，把握國家發展的每一次大好機遇，爲香港的繁榮穩定，爲國家的興旺發達作出不朽的貢獻！作者為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北京市政協委員

良知學者 香港之幸

□孔興洲

【指點香江】

港大校委會遭暴力衝擊，只要不帶政治偏見都應當分辨出是非對錯，但正如港大遭政治黑手入侵，一些政治勢力極力要將「黑說成白」、將暴力說成真理。但慶幸的是，香港仍有一班有良知的學者、教授，敢於道出事實真相，敢於向政治黑勢力說不。連日來，爲圖轉移視線、美化暴力衝擊事件，反對派喉舌媒體狂轟濫炸，一方面替暴力極端學生開脫，另一方面極力攻擊持質疑意見的大學學者。一批政治寫手，更是用上所能用的惡毒用詞。但是非黑白無可改變，反對派再瘋狂反引引起更大的反感。一批敢言的學者無懼打擊，直面政治醜惡。以劉遵義教授爲例，事後第三天發出「拯救我們的下一代」的吶喊，怒批違法亂事者，呼籲「強迫、武力和恐嚇應該在香港，尤其是一所高等学府，無立錐之地」、「如果我們的下一代不知禮也不知恥，香港就不會有前途」。上周以辭職去警廳港人的袁國勇教授亦直言，對擾亂校委會會議秩序的行爲感到非常痛心

。同爲港大教授的「名醫」盧寵茂痛斥：政治入侵校園，令人恐怖。事發當日遭到襲擊的李國章教授更指出，事件完全是「文革」歷史重演，教授慘遭「私刑」對待。再有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李輝於報章撰文，批評學生會的極端言行，怒斥外來政客的干預行徑，更是直斥所有事件的始作俑者、意圖當上港大副校長的陳文敏違法治、壞校規。到昨日，再有科技大學教授雷鼎鳴在《信報》撰文，針對反對派寫手攻擊港大校委盧寵茂突然跌到是「插水」，雷鼎鳴認爲是胡言亂語，「在學術界中的頭面人物大都會重視身份，絕對不屑做偷三摸四之事。盧跌倒後在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口中所說出的『插水』，我一聽便知是胡言亂語。盧是何等樣人，怎可遭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香港市民真應感到慶幸，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仍然有如此多敢言的學者教授，敢於承擔社會道義，維護香港市民珍視的核心價值觀。相信在他們的努力下，會有越來越多市民認清事件本質，揭露反對派的陰謀。

其實，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學的院校自主都不可能脫離政治。西方的所謂院校自主就是西方政治在高等院校的表現形式之一。香港大學以及其他高等院校，是西方教育制度的花果，所承繼的就是西方政治主導的院校自主。在那樣一種院校自主下，無論大學管理層、師資還是學生會，政治色彩和傾向是明顯的。莫說內地高等院校培養的教師會進入香港高等院校執教「難於上青天」，即使內地背景的一海歸「學者」進入了香港的高等院校教師行列，也往往被另眼相看。近些年，香港的大學招收了不少內地中學畢業生，其中若干校園活躍分子企圖參與大學學生會領導層競選，被香港本地另一些同學活躍「紅色背景」並攻擊。這樣的政治場景也是在院校自主的帷幕后展開。

院校自主體現並服務政治

在香港大學副校長任命問題上，主張或支持陳文敏出任一方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院校自主不應當受政治干預。的確，無論在港大內部還是香港社會，反對陳文敏出任港大副校長者均不以爲此公是一位適當人選，蓋因他在「佔中」及其他涉及香港政治事情上的表現。然而，有關分歧和爭議原本是在港大有關機構內部展開，是支持陳文敏一方主動向媒體並經媒體向香港社會披露。如果他們相信院校自主，那麼，是不必多此一舉的。支持陳文敏一方將一項大學人事任命變成逃出院校自主範疇的政治事件，豈不是對他們口口聲聲的院校自主莫大諷刺？！

既然所謂院校自主從來就不僅不脫離政治，相反是體現或服務政治，那麼隨着政治變遷，院校自主傳統模式必定受衝擊而發生變化。七月三十一日，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宣布辭去港大校委會委員。他在記者會上坦言，香港過去一直能融彙不同文化、意見及價值，化解爭拗和矛盾，轉化爲新力量，二直也找到這個微妙平衡，但這個平衡在過去三年，好似完全失去，與這個方向愈來愈遠一，無法找到出路。香港過去數年的政治動盪，一定會帶入港大，校委會是港大最高權力機構，政治一定會帶入去。袁國勇這番話就包含兩層意思：一是香港過去建立並維持了不同文化、意見和價值的平衡，社會如此，大學亦是；二是近三年舊平衡被打破，社會政治化必定反映到大學裡來。中國勇沒有說或者他未必能說的是，香港從長期受英國管治到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歷史性轉變，必定重塑香港政治，也必定要求香港的院校自主模式發生同香港歷史性政治巨變相適應的深刻變化。香港政治尚處於深刻轉變的初期。「佔中」為何能夠持續七十九天？非法「佔中」倡導者和骨幹為何至今仍能逍遙自在？因為傳統政治勢力及相應觀念依舊強大。以陳文敏能否出任港大副校長而論，如果支持就不以爲他們在香港社會依舊擁有強大勢力，那麼他們是不會將這一港大內部事情公諸於衆的。陳文敏至今堅持志在必得港大副校長一職，也是自得其支持者頗具力量。今年九月，港大校務委員會會議可能議決陳文敏是否出任一事。無論何種結果，都不是所謂院校自主的勝利而是香港政治較量一個回合的結局。誠然，大學畢竟是教學和科研的園地，不是政治舞台。如果校園或課室充斥政治爭論和鬥爭，如果學生和教員將大部分

時間和精力用於政治活動，那麼就不僅是院校自主的問題，而是院校是否選成其院校的問題了。如果容忍暴力衝擊大學決策層會議、破壞大學正常運作，那麼，就更不是院校成何體統的問題而是香港還是不是一個法治社會的問題了。

處理政治問題守兩原則

香港大學以及其他大學同社會各界一道正處在香港歷史性轉變關頭，在院校自主範疇處理政治問題時需要把握下列兩項原則：（一）有利於建立和推進香港與國家、香港高等院校與內地同行之間的良好關係。教員和學生作爲個人，可以發表不利於香港與國家、香港高等院校與內地同行關係的言論，可以不參與內地學術活動，但是，香港的高等院校不可以也不可能那樣做。（二）有利於建立和推進香港本地經濟轉型社會演變與政制發展之間的協同和協調。教員和學生作爲個人，可以發表支持反對派的言論，可以加入反對派政治活動，也可以投身反對派政治活動，但是，香港的高等院校不可以也不可能那樣做。陳文敏是香港大學的一名法律學教授，早就充分享受個人自由而發表其支持反對派的言論，介入反對派的政治活動。人們沒有因爲他的政治立場的言論，而質疑其教授資格。現在的的問題是，他競聘香港大學的副校長，而據其一方披露，他已被港大有關機構向校務委員會推薦出任這一職位的唯一人選。儘管多這樣一個人加入香港大學管理層未必對港大政治傾向有重大影響，但是，值此香港政治深刻轉變之際，有關任命的政治氣息所產生的政治影響是不能低估的。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當學弟學妹不願報考香港大學……

□蘇 曉

【議論風生】

剛剛過去的7月，筆者的母校香港大學結束了本年度對內地考生的錄取工作。然而當我在網絡上搜索相關新聞時，看到了一個不斷重複的標題：《香港大學2015年內地招生報名人數跌破萬人》。「2012年和2013年，香港大學收到申請分別是12438和12513份。此後，這一數字回落，去年還有超過萬份，2015年則再次下降，只有9400份。」不僅僅是香港大學，申請香港其他幾所高校的內地學生數量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跌：香港科技大學下降兩成，香港理工大學跌34%，浸會大學和嶺南大學更是降低了40%之多。這資料讓我感到有些難過。學弟學妹們不再願意報考我的母校。爲什麼？

報考人數竟然大幅下降

筆者到網絡討論區裡去尋找答案。在知乎社區的香港大學話題下面，我看到了兩個問題。一個在2013年提出：「爲什麼這兩年很多高考狀元選擇去香港讀大學？香港大學都有哪些優勢？」另一個則在2015年提出：「高考狀元拋棄港校，如何看待香港高校熱的退潮？」兩

相對比，實在令我這校友心寒。而仔細看了下面的一些回答後，原因似乎慢慢顯現。由於內地同學來之前總是霧裡看花，只是從網站上隔岸觀火，看不到真正的學校是什麼樣子。當然，香港在民主、國際化……宣傳做得很成功，只有來了之後才真正對香港學校的優勢有了一點感受。以下是2013年最高票答案選摘：第一，我認爲香港的高校更多元化，更能尊重不同人的不同選擇。內地的群體意識太強了，同學們的互相影響讓人更容易被推着走而不是選擇自己的生活。由於背景不同的人太多了，在香港這一年多變得更包容，更理解。第二，香港確實更與國際接軌，讓人在大視野裡更能理性思考。這不僅僅體現在全英文教學上。全英文教學爲它的國際化提供了基礎。由於習慣於閱讀英文文獻，閱讀視野必然比中文文獻要廣，更能聽到同學上不同的聲音。第三，爲未來提供了更多可能。內地同學大多數選擇讀研。相反，由於香港的高工資和本科工作潮，讓我們的選擇機會更多。留港，回內地，或者出國讀書。第四，讓我成爲更獨立，更堅強的人。在這裡作爲「少數人」（學校中的75%是香港學生），面對激烈的兩地矛盾，開放的學校環境（沒有入諸如輔導員一樣的人管你），必須要變得更獨立，更堅強，更能自己應對

問題，抓住機會。到了2015年，內地同學的答案主要變成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我所見的學霸們對學術氛圍的熱愛超乎尋常，而學術要求穩定，穩定就不能有政治問題瞎攪和，因而最近港校熱退去一事無不與此相關。對於有的狀元來說，可能這還是首要因素。另一方面，港校的確降溫了，「佔中」是一個家長考慮得比較多的因素，但從考生日己的角度來說，更多是因爲幾年的盲目推崇過後普遍冷靜下來了，而「佔中」恰好遇上了這樣一個階段，使放棄港校的決心更加堅定而已。

校園成政治風暴中心

筆者看了一遍還是沒人承認香港的影響力及吸引力下降的，也沒人說香港的大學在這運動中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也沒人說香港整個環境變得愈發保守，意思就是說把狀元們都當傻子嗎？坦白說，最近一兩年大學生上街示威的事後續影響蠻大的，筆者有認識的高分學生及其家長本來很想報港校，後因擔心安全問題以及被排擠，最後還是去了內地名校。當然，也有許多客觀環境，比如內地高校水準的不斷提升，直接出國讀書比以前更加容易等等，但筆者還

是覺得有一個答案裡提到的觀點很重要：決定高考考生報考學校的很大一個成分是家長，而家長們最關心的不是學術自由，不是上升空間，而是孩子的人身安全。2013年的香港，也有矛盾，但是在應屆學生眼中，依然是一個大家可以做出自己判斷的地方。2015年，僅僅兩年過去，香港似乎已成許多人心目中的是非之地、衝突之地，一個不穩定，甚至不再安全的地方。想想最近又鬧得沸沸揚揚的衝擊校委會事件，雖然當事人也許有我們不了解的訴求，但是想想那些看到新聞的父父母們，他們還敢讓自己的孩子到這樣一個處暴風中心的大學校園裡去，度過成長中如此重要的四年時光嗎？當年我曾經以爲爲做的多元價值觀何在，包容與理解何在，理性思考何在？

然而我相信，這座百年的校園，經得起考驗。畢竟，這裡曾是張愛玲的母校，這裡曾是孫中山說過的：「我有如游子歸家，因爲香港與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地。」這裡更多的學生們，依然懷抱着一顆赤子之心在學習知識，爲明天的夢想而努力。筆者依然願意自豪地告訴我在內地的學弟學妹們，我畢業於港大，我從未後悔這個決定，希望你們也一樣。用你們年輕的心，去守護這一片本應是淨土的校園吧。